

## 上博簡《曹沫之陣》簡 45 「𠄎賞讖且不中」考釋<sup>\*\*\*</sup>

蘇建洲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 摘要

上博簡《曹沫之陣》簡45「𠄎賞讖且不中」，安大簡《曹沫之陣》簡29異文作「𠄎賞輕且不信」。研究者多將「讖」讀為「淺」，但是「讖」從「歲」聲，「歲」從「戔」聲，「歲」的上古音聲母肯定是喉牙音，不能與清母的「淺」相通。本文認為「讖」當讀為「虧」，文獻有「賞虧」的說法，與「賞厚」是相反的意思。

**關鍵詞：**上博簡、安大簡、《曹沫之陣》、古音通假、文字考釋

---

\* 本文為「清華簡《五紀》疑難字詞暨相關問題研究」階段性成果，獲得國科會的資助（NSTC 112-2410-H-018 -040 -MY2），特此致謝。

\*\* 本文承蒙鄔可晶先生惠賜高見，十分感謝！

# Explanations of the “Qí shǎng kuī qiě bù zhòng (丌賞識且不中)” in the Shangbo Bamboo Slips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Su Jian-zhou

C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fessor

## Abstract

The Shangbo bamboo slip “Cao Mo’s Formation” on bamboo slip 45 reads “If you don’t reward the new year, you will not win”, and the An Da bamboo slip “Cao Mo’s Army” on bamboo slip 29 has a different text of “Qi rewards you lightly and you don’t believe it”. Most researchers pronounce “Sui” as “Qian”, but “Sui” comes from the sound of “Sui”, and “Sui” comes from the sound of “戔”. The ancient initial consonant of “Sui” must be a laryngeal dental sound, and it cannot be the same as the voiceless consonant. The “shallow” is connected.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Sui” should be read as “loss”. There is a saying in the literature about “rewarding loss”, which is the opposite meaning of “rewarding wealth”.

**Keyword:** Shangbo Bamboo Slips, Anhui University Bamboo Strips, Cao Mo Zhi Zhen, Similar pronunci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安大簡《曹沫之陣》簡28-29「**戔**（莊）公或（又）𠂔（問）曰：『既戰（戰）又（有）幾**害**（乎）？』【二八】會（答）曰：『又（有）。兀（其）賞**誣**（輕）**戲**（且）不信，兀（其）**貶**（誅）**賁**（重）**戲**（且）不中。』對於「**誣**」，整理者注釋云：

「兀賞**誣**戲不信」，讀為「其賞輕且不信」。《管子·法法》：「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此句《上博四·曹沫》簡四五作「兀賞**識**戲不中」。「**識**」，从「**戔**（歲）」聲。據古文字，「歲」从「**戔**」聲，故从「歲」聲之字與从「**戔**」聲之字古通（參《古字通假會典》第六一八頁）。疑上博簡「**識**」應讀為「**戔**」。《說文·女部》：「**戔**，輕也。」<sup>1</sup>

上博簡整理者李零先生將「**識**」讀為「**淺**」，他認為「**識**，從**戔**（楚『歲』字）聲，疑讀為『**淺**』（『**淺**』是清母元部字，『**歲**』是心母月部字，讀音相近）。<sup>2</sup>學界經常使用的通假工具書多從此說。<sup>3</sup>

謹按：「**識**」即「**識**」，底下以「**識**」表示。羅振玉曾指出「**歲**」從「**戔**」聲。<sup>4</sup>王子楊先生也指出：

把「**歲**」分為{歲1}（指年歲之歲）和{歲2}（指歲祭之歲）來討論。卜辭常見「今歲1」、「來歲1」、「今來歲1」的話，師賓間類、賓組、出組、黃組卜辭用「**𠂔**」「**𠂔**（戔）」這個形體表示{歲1}。關於用「**戔**」寫「歲1」這個詞，裘錫圭先生認為「『**戔**』、『**歲**』古音相近，也有可能是借『**戔**』為『**歲**』。」（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注17，《古文字論集》第384頁，中華書局，1992）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直到西周金文，還有

<sup>1</sup>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9月），頁67。

<sup>2</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73。

<sup>3</sup>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2802、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頁783。

<sup>4</sup>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三種·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96。

以「戔」寫{歲1}的例子，如《史牆盤》。<sup>5</sup>

這是合理的意見。<sup>6</sup>既然「戔」可代表{歲}，二者聲音必然相近，「歲」上古音聲母肯定是喉牙音，這也是多位古音學家已指出的。鄭張尚芳先生指出：「唐蘭《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文物》1977.8）釋『歲鼎』為『奪鼎』，說『戔與奪音近可通用』。實際上『歲』所從聲符之『戔』其聲基屬喉，『奪』聲基則屬舌（原注：聲基，指聲母的基本輔音，不包括前冠音。甲文『歲』本近『戔』，《說文》作『戔聲』是誤據「歲」「戔」都有s-冠音。），無由可通。」<sup>7</sup>又「歲」\*sqh<sup>w</sup>ads從「戔」\*Gwad聲，今閩語「歲」白讀尚作hue<sup>5</sup>。<sup>8</sup>梅祖麟先生透過對{歲}{越}兩詞的詞族關係及漢藏比較方面的研究，同樣也認為「歲」聲系是上古喉牙音來源。<sup>9</sup>施瑞峰先生指出上古聲基為喉牙阻塞音\*K-/\*Q-、鼻音\*NG-的諧聲系列中，也存在不少中古心、邪母字，這些心、邪母字不太與精、莊組聲母字相通，而與喉牙音聲母關係更密切。其中「歲」聲系便屬於\*K-/\*Q-系心、邪母。<sup>10</sup>鄔可晶先生指出：中古的匣母有不同的上古來源；從「惠」、「慧」的密切關係看，「惠」的聲母當與「慧」一致，本為云母。「穗」从「惠」聲，很可能是在云母前加一s-前綴，至中古才演變成邪母。「穗」、「惠」、「季」的聲母關係，跟「歲（中古心母）」从「戔（云母）」聲、「劇（見母）」从「歲」聲的情況，頗為相類。<sup>11</sup>從「歲」聲的劇（見母）、穢（影母）、噤（曉母）、歲（曉母）皆屬喉牙音，「歲」也不應例外。根據上面的說明，可知上博簡的「識」不能讀為清母的「淺」，而且古書也未見「賞淺」的說法。

安大簡整理者認為「識」當讀為從「戔」聲的字，這個觀點是對的。但是讀為「娥」則不可從。《廣雅·釋詁三》：「娥，輕也。」王念孫《疏證》云：

<sup>5</sup> 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0月），頁50。

<sup>6</sup> 王文又說歷組、歷無名問類、何組卜辭除了用「戔」表示{歲1}外，還使用「戔」這個形體。王先生認為用「戔」寫{歲1}也可能出於語音上的考慮。「戔」，上古心母物部（中古合口三等字），「歲」，上古心母月部（中古合口三等字）。聲母相同，韻母有嚴格的旁轉關係，上古語音當是很近的。謹按：此說不可取。「歲」不能既以「戔」（云母）為聲，又以「戔」（心母）為聲。寫作「戔」形的{歲}，恐怕還是應該理解為「戔」的形混較為妥適。

<sup>7</sup>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頁2、491。

<sup>8</sup>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頁158。

<sup>9</sup> 梅祖麟：〈漢藏語的「歲、越」、「還（旋）、圜」及其相關問題〉，《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377-402。

<sup>10</sup>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6月，指導教師：沈培），頁168。

<sup>11</sup> 鄔可晶：〈釋穗〉，載田煒主編：《文字·文獻·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4-5。

娥之言越也，《說文》：「娥，輕也。」<sup>12</sup>《爾雅》：「越，揚也。」是娥與越同義。《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越者，輕也。《說文》云：「𨔵，輕勁有材力也。」楊倞注以越為過人，<sup>13</sup>失之。《說文》：「𨔵，輕足也。」義亦與「越」同。<sup>14</sup>

可見「娥」同「越」，是「輕易」、「輕揚」的意思，跟簡文「賞輕」的「輕」是「輕重」意思不同。

筆者認為「識」當讀為{虧}。{虧}有減損、減少之意。《易·謙》：「天道虧盈而益謙。」孔穎達疏：「虧謂減損。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韓非子·揚榘》：「厚者虧之，薄者靡之。」這裡「厚」與「虧」意思相對。文獻常見「賞厚」的說法，其相反詞必然有「賞虧」的用法，這兩種說法古書都有，如《韓非子·姦劫弑臣》：「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賞厚而信」與安大簡《曹沫之陣》：「賞輕（輕）且不信」意思相反。「賞虧」見於《三略·中略》：「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又《墨子·非攻下》：「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文中「虧」、「重」意思相對。上博簡《曹沫之陣》讀為「其賞識（虧）且不中，其誅重且不察」亦是「虧」、「重」相對，可以說明「識」讀為{虧}是正確的，意思是賞賜減損且不公平。

先秦文獻中{虧}常與歌部字協韻，如《楚辭·離騷》：「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離與虧押韻；《楚辭·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何、虧、為押韻；《楚辭·天問》：「斡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加與虧押韻；《楚辭·九章·抽思》：「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儀與虧押韻。潘悟雲先生指出「先秦韻文中，『虧』只與歌部字押韻。」<sup>15</sup>《廣韻》將{虧}標為去為切，亦屬歌部。

<sup>12</sup> 《廣雅疏證補正》：「《說文》：娥，輕也」下，乙「《爾雅》『越，揚也』」下二十四字，改：《呂氏春秋·本味》篇注云：「越越，輕易之貌。」是越與娥同義。《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輕易也。言毋輕發汝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於道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曰「在其所褻」，曰「不可不慎」，皆戒其輕易也。鄭《注》以「越」為「顛蹶」，失之。《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亦謂輕勁也。參見〔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頁421。

<sup>13</sup> 《廣雅疏證補正》：「以越為過人」下補「亦」字。參見〔清〕王念孫：《廣雅疏證》，頁422。

<sup>14</sup>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頁76。

<sup>15</sup>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頁193。

那麼曉母月部的「識」\*sqhwads讀為溪母歌部的{虧}\*khwraj自然是可以的。

值得注意的是，《說文》：「虧，气損也。从亏，虐聲。虧，虧或从兮。」《說文》：「虐，鳥也。从隹，虍聲。」鄭張尚芳先生說「(虧)聲符[虍]說文虍聲，觀聲母圓唇則于亦聲。」<sup>16</sup>指出「于」也是「虧」的聲符。楊鵬樺先生也指出「出土文獻中『虧』最早見於秦印，作『𠂔』」，<sup>17</sup>顯从『于』聲，傳抄古文『虧』也从『于』。『虧』則是晚出俗字，『亏(于)』變作『兮』乃因形近，可能也有凸顯其歌部讀音的目的，但無法否認『虧』得聲於『虍』。」<sup>18</sup>楊先生一方面認為「虧」從魚部的「于」聲，又說「虧」是歌部讀音，二者不能調和。以上資料將「虧」分析為從「虍」聲或「于」聲屬於魚部，與先秦時期{虧}為歌部不合，此所以前文說「識」當讀為{虧}，而不說「識」讀為「虧」。對於這個問題，鄔可晶先生提示筆者用「虧」字記錄{虧}這個詞，有可能是漢代以後的事（從本文的結論來看，先秦時代{虧}很可能不寫作「虧」，而是如上博簡《曹沫之陣》那樣用「歲」聲或其他讀音相近的字表示。秦印「虧」用作人名，所表何詞不明；北大漢簡《蒼頡篇》簡12「騁虧刻柳」的「虧」如何解釋，亦不明。它們是否記錄{虧}是很難說的），因為從「虧」的字形看不出跟「減損」、「減少」義的{虧}有任何聯繫（用本讀魚部的「虧」記錄歌部音的{虧}，究竟是何原因，尚待研究，不排除有同義換讀的可能性）。這些意見都很有道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文獻中「越」、「粵」通假習見，<sup>19</sup>王國維曾指出《說文》「粵」字乃古「雫」字之譌。<sup>20</sup>從金文的用字習慣看，研究者指出古書中的「粵」字，金文皆作「雫」。<sup>21</sup>此外，連接兩個名詞或名詞性結構、表並列的連接詞{于}，兩周金文中多見，其字作「𠂔／雫」，《尚書》中亦多見，其字作「越」。<sup>22</sup>張富海先生指出「『雫』雖然本來跟『于』同音，但後來讀音也發生

<sup>16</sup>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頁365。

<sup>17</sup> 原注：馬錦強總監：《珍秦齋藏印·秦印篇》第50號（澳門：臨時澳門市政局文化暨康體部，2000年4月）。

<sup>18</sup> 楊鵬樺：《簡帛韻文釋論》（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6月），頁133-134。

<sup>19</sup>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612。

<sup>20</sup> 王國維：《毛公鼎銘考釋》，《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4冊，頁92。

<sup>21</sup> 謝明文：《試說金文中的「𠂔」字》，《中國文字》新37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頁141。

<sup>22</sup> 陳劍：《釋甲骨文中的「微」字異體——據卜辭類組差異釋字之又一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頁9。

了分化。從中山王鼎銘文中『𡈼』用為『越人』之『越』來看，至遲在戰國時代，虛詞『𡈼』已經在某些地區讀如『越』了。傳世古書多作『越』，應該就是為了更準確地紀錄實際語音而換了一個假借字。」並就這個語音現象做過解釋，可以參考。<sup>23</sup>清華簡《封許之命》02「𡈼（越）在天下」、《攝命》02「甚余我邦之若否，𡈼（越）少（小）大命」、04「𡈼（越）四方少（小）大邦，𡈼（越）御事庶百又告有眚」、《良臣》07「𡈼（越）王句賤（踐）」等等都是「戉」聲與「于」聲通假的例證。這樣看來似乎從「于」聲的「虧」可以跟上博簡《曹沫之陣》「識」（從「戉」聲）相通。不過，鄔可晶先生告訴筆者：「𡈼」與月部字「越」、「粵」發生關係，似只能說明「𡈼」的讀音後有變化，變得與「越」、「粵」相近（音變的原因還不清楚），恐怕不宜類推到其他从「于」聲之字也發生了同樣的音變（因為我們沒有見到過其他「于」聲字有同類現象）。其說嚴謹可從。

本文將上博簡《曹沫之陣》的「識」讀為{虧}，可以印證先秦時期{虧}歸歌部的語音現象，而從「戉」、「于」聲魚部的「虧」則最早見於秦印，這樣的用字語音現象將來也可以做為材料斷代的依據之一。

## 參考文獻

### 專書

-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 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0月。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9月。
-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sup>23</sup> 張富海：〈說古文字中的「𡈼」字〉，《古文字與上古音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159-162。

高 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三種·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論文

王國維：〈毛公鼎銘考釋〉，《王國維遺書》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張富海：〈說古文字中的「𠂔」字〉，《古文字與上古音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梅祖麟：〈漢藏語的「歲、越」、「還（旋）、圜」及其相關問題〉，《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陳 劍：〈釋甲骨金文的「徹」字異體——據卜辭類組差異釋字之又一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

鄔可晶：〈釋穗〉，載田煒主編：《文字·文獻·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謝明文：〈試說金文中的「𠂔」字〉，《中國文字》新37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

## 學位論文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6月，指導教師：沈培。

楊鵬樺：《簡帛韻文釋論》，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6月。